

## 副刊

其实每个灵魂都是寂寞的,所以整个世界无处不充斥着寂寞的影子。有时我们会寂寞到想要自己疯狂、放纵,寂寞到想让自己沉醉于醉生梦死里,寂寞到想和陌生人分享喜怒哀乐,寂寞到听着别人的故事做着自己的梦流自己的泪,寂寞到天天做着华美的梦,梦醒后梦中美丽的伊人成了堕落的天使……可是谁又能懂谁的寂寞,谁又能许谁一世不离不弃,谁又能成为谁不变的永远? ——摘自闲云《思念在春天里飘飞》

## 一张危险的游戏单

D 庞艳

又到了周末,我开车到乡下表姐家做客。我喜欢那的清新空气,还有那些淳朴的风土人情。

晚饭后,表姐和姐夫和一些村里人在院子里闲聊。小外甥女薇薇和邻居家的小男孩在做游戏。薇薇从数学课本里翻出一张五颜六色的纸。只见上面画着很多格子,每个格子里都用不同颜色的彩笔写着两个生肖:猪/狗,羊/猴等。

小男孩惊奇地说:“你真厉害,六合波板都做好了,什么时候做的?”

薇薇小声地说:“我在自习课上做的,我们班里有好多同学都在玩这个游戏。下课我和同桌玩了几把。我还赢了两千呢!不像我爸,昨天输了一万多元。来,把这些小纸条写上10元,20元,50元,还有100元的,当钱花,当然也写几张几万元的支票。”

两个孩子玩得不亦乐乎。我的心中却充满悲哀,连小孩子都在玩“地下彩票”游戏,一张小小的“地下彩票”游戏单覆盖了我心中的希望。

这时,我听到大门外有人喊:“新资料来了。”院里的人们沸腾了,吵吵嚷嚷地争着抢着。然后三个一群,五个一伙地坐在地上研究那些“地下彩票”。望着这些刚从田地里回来的人们,他们还带着一身的疲惫和汗水,却被一只无形的贪欲大手紧紧抓牢,不断掏着他们口袋里的血汗钱,另一只贪婪的手也抓住了他们孩子的心。想着这些,我的心不寒而栗。我劝过表姐和姐夫,不要玩这种赌博游戏,会倾家荡产。可他们表面答应,背后依然赌性不改,执迷不悟。

站在窗口,我的心里闷得喘不过气来。我看到切实苦干的勤劳在枯萎,一种投机取巧正在疯长。

“啪!啪啪!啪!你玩‘地下彩票’犯法,把手举起来。”只见那个邻居的小男孩正双手握着一只玩具手枪对着薇薇,他象模象样地学着警察。薇薇举着双手说:“犯法呀,我以后不玩了,不玩了。”两个不谙世事的孩子开心地笑着。

我长吁了一口气,笑着问男孩:“你在哪学来的这个样子,好威风的警察!?”我也用手做成手枪式。

男孩见我称赞他,兴高采烈地讲了起来:“我在城市奶奶家见过警察抓二叔。二叔是‘地下彩票庄主’。奶奶说:‘不易之财不可得,得了也得没了。’奶奶还让我长大了当警察,抓坏人呢!”男孩子说完又拿着小手枪去院子里吓唬大人了。望着男孩正义凛然的样子,我炙热的心里像吹进了一股凉风。但愿这一代孩子不会再迷恋这种赌博,用正义战胜邪恶。



## 山路

D 石译丰

我无法忘记进出村庄惟一的山路,如同无法忘记我白发的亲娘一样。二十多年了,它依旧蜿蜒在村后的山腰上,将村民带向山那边的田地。

山路有些险要:一边是悬崖,一边是峭壁。一遇到大雨还是山洪,山路上的泥土就会滑落流失,切断村民的去路,只有等到天晴过后,村里的年轻人重新打上木桩,把路铺平。

在山路与我共同着的记忆中,我憎恨过它——因为它无情——它伤害过我的亲人,那是一次山路被雨水冲断重新



修好后的第十天,哥哥放牛回来,走在此处,不幸踩了个空,跌到了五米以下的山麓。他被村里人抬起,送到乡村医院的手术台上,他的膀胱在跌落中受伤,下身肿胀起来。尽管哥哥从死亡的召唤中挣脱出来,但他的下身像一个失去效用的水龙头,必须两个小时换一条内裤,仍有一些异味逃入空中,将他与以前的伙伴隔开,与村子里的人群隔开。在第二年的秋天,哥哥最终还是倒在了那条山路上,并且永远安息于先前的山麓之下。

我无法记清最先是小村拒绝了我,还是我拒绝了小村——山路横亘在我们之间,像深不可测的河流。

我清楚地记得,我第一次离开村庄的那年,雨水特别多,也特别大,山路被经常冲断。就连我走的那一天,老天爷都没有忍一下他的泪水。父亲撑着一把破伞和母亲一起送我,快要上山路的时候,我叫他们不要再送了,站在那里就行。父母原本执意想把我送上山岭,见我

有些不高兴,也就没有再三勉强。待我正走过最险要的部位时,它猛地向下——滑,切断了我的回路,我分明听到身后父母惊叫的声音,我回过身,看看含泪微笑着的父母,看看这一段滑入山麓下的泥土,再看看那个孤苦伶仃的村庄,我的眼睛湿润了……走出山沟,我坐上远去的汽车,窗外的油菜花开得如火如荼,一切都渐行渐远,消失在春天的最深处,和我对视的只有苍茫无尽的旅途。

上中专的那几年,每逢寒暑假我都要回去,通过那条山路,回到它引领给我的那个小村,也就是从那个时候,我开始贪婪地注视着记忆着一切,如浪的雾霭,如波的峰峦,如镜的清泉,如练的溪涧……

所有这些美好的场景都是在我离去以后才猛然发现它的珍贵。当我生活在城市的屋檐下,当我行走在冰冷的街道上,当我遭受到人生磨难的时候,我才知道,我真正的家乡和灵魂的归属。

## 碗里的爱

D 葛新胜

三岁的儿子,叉开一只小手,挡在碗口,嘴里嚷嚷着“我不要,我不要”,另一只手抓起菜就往妻子的碗里放,看着儿子可爱滑稽的样儿,我和妻忍俊不禁,笑不可支,儿子也笑了,脸像一朵绽开的花儿。

每次吃饭,妻子总要把好吃的夹给儿子,儿子呢,通常来者不拒,津津有味地独自享用。看着儿子狼吞虎咽,我和妻看在眼里,喜在心里。人说,大人过小孩的日子,一点不假。一会见不着,就要找找,生活好似围着他转。

可这次吃饭,儿子一反常态,断然拒绝夹菜,妻子止住笑,嗔怪道:都是跟你学的。我乐了,向妻子炫耀:说明咱儿子学乖了懂事了知道疼妈妈了。妻子深情地看了看儿子,“扑哧”一下又笑出声来。

妻子疼儿子,也担心我。她常说,一家人平平安安的,是她最大的心愿。吃饭时,她不仅忙着照顾儿子,揪着时间,还时不时给我夹些可口饭菜。妻子心疼我,而我自知经济条件不佳,已让妻子受委屈了,又怎好独自享用“美食”。每每这时,我总是用手遮住碗口,阻挡妻子为

我夹菜,并“严重声明”:我不要。妻子见一次不成,趁我稍不注意,便进行第二次“偷袭”。我呢,眼疾手快,总能在她夹菜到达之前,实施“拦截”,两手捂住碗口。少顷,便进行“战略反攻”,趁妻给儿子夹菜时,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,成功地把“美味”放进妻的碗中。

没想到,我和妻间的不经意之举,竟让儿子学了去。或许,儿子现在只是感觉好玩,但他总有一天会明白,碗里传递的哪里是饭菜呀,分明是一份厚重的爱和情啊。



## 红酒的诱惑

D 耿志国

许多的时候,特别是自己心情舒畅的时候,我慵懒地靠在沙发里,腿舒展地搁在茶几上,拿过一瓶红酒,“啪”地一声闷响,拔去橡木的瓶塞,将红酒倒进晶莹的玻璃杯中。

我一只手擎着酒杯,擎着那高脚杯细而高挑的部位,举到自己的面前,贴近自己的鼻子,尽可能地贴近;先是轻轻地嗅着,然后是用力地嗅着,嗅着酒杯里的红酒。那淡淡的香气,令我情不自禁地用力,用力地吸着那香气;那香气,像什么气味?

我集中起精力,搜寻着大脑里储存的记忆。慢慢地,某种植物或水果的香味,就会出现在我的记忆里。我闭着眼,眼前是春意盎然,眼前是百花吐艳……

随着我手的摇晃,那淡淡的香气,

透过那敞开的杯口,渐渐地四溢出来。随即,我将酒杯再次举到自己的鼻子前。她的香气,已然较前浓郁了许多,令我不舍地嗅个不停;那香气,绵绵不绝地侵入我的鼻腔。我贪婪地嗅着,不忍用力,也不敢太轻,生怕错过了那极为舒坦的享受。那香气,渐渐地聚集,并渐渐地充盈了我的整个胸腔。那香气,不是每个人都能嗅得到的,只有深深地被她诱惑,被她俘获了的痴迷者,才能够享受到她那独具魅力的香气。

我轻轻地将对嘴唇靠近酒杯,小心翼翼地抿了一点儿。她悄悄地流进了我嘴里,悄悄地,由舌尖而至两侧,微涩,微酸,微甜,还有好几种说不出的味儿。它们聚集在了一起,形成了那种独特的,只能慢慢品才能品得出



来的味道。

她凭什么诱惑了我?

真的是她的色,她的香,她的味儿吗?是的,又不全然是;

我欣赏她那沉稳而纯正的红色,我喜欢嗅着她那独特而浓郁的香气,我更欣赏的是她那内敛而不张扬的品格。对,正是她的这种品格,深深地吸引了我,她以她那独特的无法企及无法比拟的内涵诱惑了我。

她,低调,非常低调地存在于那暗色的瓶子里,存在于世人难以知晓的酒窖里。